

聂卫平的照片第一次见报时，他十岁。

这是1962年10月17日，新民晚报刊发，照片是新华社记者顾松年拍摄的。照片上是聂卫平与他的姐姐和弟弟，“聂氏三姊妹”一起出席六城市少年儿童围棋比赛。

时隔61年，2023年8月23日，聂卫平来新民晚报社做客，报社送他一本他的报道集。见到这张照片，聂卫平既惊讶又开心，他说，我要去说说北京的报纸，他们为什么没有登。其实，目前很难考证新华社这张照片有几张报纸刊登了。反正，聂卫平是在七十一岁的时候，第一次见到十岁的自己见报。

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新民晚报因为专业顶尖棋手曹志林和业余顶尖棋手张建东的加盟，围棋报道在全国一骑绝尘，并于1987年和中国围棋协会一同创办了中国围棋天元赛，至今已整整四十四届。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新闻围棋赛，这些，是读者朋友都知晓，甚至津津乐道的。但鲜为人知



旧说山阴禊事修  
(篆刻) 杨建华

## 十岁的聂卫平

李天扬

的是，新民晚报重视围棋报道有着相当悠久的传统。目前，我查到的新民报第一篇围棋报道刊于1948年1月22日，题为《围棋圣手即将返国将在京沪表演》，说的是“围棋圣手闻人吴清源君，最近即将来由日本返国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新民报仍然是报道围棋的重镇。早在1951年初，就在副刊《晚会》上设了“不定期附刊”《围棋与象棋》。到了3月13日，更是推出《晚会·棋类周刊》，每逢周六刊出。因为有了这个周刊，关于围棋的内容非常丰富。5月5日，刊登了《吴清源传略》，当年，吴年方38岁。新民报编辑是有眼光的。新民报体育名记者冯小秀，堪称是中国第一位围棋记者。我曾几次听87岁的围棋名教头邱百瑞和77岁的华以刚回忆冯小秀当年的围棋报道，称赞他写得活。当然，冯小秀不像后来的曹、张，并非专职围棋记者，也写其他体育报道。他的故事，以后有机会再写。

现在回过头来说说“十岁的聂卫平”。如前所述，在1962年的这次少年儿童围棋比赛中，聂卫平成绩很好，已是同龄人中的高手。但其实，此时距离他学围棋，才一年。据聂卫平著的《我的围棋之路》记载，他学棋，在九岁左右。当年的小聂卫平，可没有现在的棋童这么幸福，五六岁就有名教练教

旧时海派滑稽戏，大多聚焦小弄堂、小市民、小情调，视野欠宽，格调不高，为评论家所诟病。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”。踏进新社会的滑稽艺人，意气风发，普遍提高了对新文艺属性的认识，创作热情高涨，革新意愿强烈，以更大的文化自觉投身服务工农兵的戏曲改革实践之中。

于是乎，之前极少触碰的农村题材滑稽戏应运而生，诸如大公滑稽剧团的《新弹棉花》、蜜蜂滑稽剧团的《争猪记》、大众滑稽剧团的《农家乐》、新艺滑稽剧团的《越看越欢喜》、艺锋滑稽剧团的《步步高》、玫瑰滑稽剧团的《聪明人》、海燕滑稽剧团的《迎新曲》，于先进与落后两种思想的交锋中展现田畴阡陌新风景，充盈舞台的阵阵笑声里传来一股清新的乡野风。

俯拾皆是的农村戏里，蜜蜂

滑稽剧团1959年首演的《不夜的村庄》当属技高一筹。剧情讲述周柏春饰演的剧院编剧方和清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，由于他动机不纯，挑精拣肥，又自视高明，不懂装懂，引起朱翔飞饰演的饲养员张老福的不满。其中一段唱词，活脱脱呈现了方和清患得患失、拈轻怕重的心理状态：“社长派我到妇女队，轻体

力劳动蛮称心，不过我是堂堂男子汉，做女人工作勿好听。要么去做饲养员，又是省力又是轻，不过做饲养员又脏又是臭，发起痧来叫救命，还是去做畚烂泥，又是干净又是轻，多畚烂泥腰酸又背疼，一把锄头有十几斤，还是去做摘棉花，惬意意蛮笃定，不过手上会弄出血，揩面洗伤脑筋。横不灵竖不

灵，做人难做人，农村生活勿简单，弄得寸步都难行。”当修建小型水电站时，方和清为求一鸣惊人，擅自牵出怀孕母牛去驮运石料，致使母牛受伤，受到张老福的严厉批评后大闹情绪。经过合作社社长和下放干部们的耐心帮助，加之张老福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，方和清深受感动，体会到劳动群众的纯朴感情，下决心踏踏实实从田间地头的磨练中改造自我。

彼时，有部表现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电影《不夜城》，争议声中惹人关注。既然城市可以“不夜”，那么村庄也可理所应当地“不夜”了，这或许是“缩小城乡差别”的点题之意。说了算，定了

千，剧组当即开拔沪郊奉贤体验生活，撷取乡野细节，以丰富舞台语言和艺术想象，在二度创作中得以淋漓施展。《不夜的村庄》公演后，大放异彩，口碑载道，参加了上海市1959年戏剧会演。

当年《新民晚报》刊载了《滑稽戏的气质》一文，对此剧有感而

发：“《不夜的村庄》的主题涉及知识分子的

飞翔在滑稽舞台上自成“板着面孔说笑话”之风格，戏里操一口纯正的浦东方言，腰缠青布围裙，头戴粗呢毡帽，性格爽朗，爱憎分明，鲜活灵动，备受赞誉。戏里客串农村青年小明的童双春回忆，《不夜的村庄》在光华剧场开演，一次他路过后台道具间，影影绰绰中看到有人靠着道具箱打瞌睡，定睛一看是朱翔飞，听对方幽幽地说道：“我现在精神勿多，要做人家（沪语‘节约’的意思）一点用，坐在此地，没人看见。精神省下来，台上给观众。”

周柏春曾经评价，“这是蜜蜂剧团创建以来，可与《满园春色》媲美、同样成功的一部戏。”当然，因为剧作囿于主题先行，目的性和时效性无疑削弱了艺术的恒久魅力，反观《满园春色》比较讨巧，宜经常翻演，经得住时间的考验，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论。

除了剧本属性之外，《不夜的村庄》还错失了一次“触电”广为传播的机缘。登台演出没多久，传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准备搬上银幕的消息，全团一片欢腾，应云卫导演还率领摄制组前往松江勘景，筹备工作如火如荼。谁知“夜”长梦多，计划不及变化，作品因故搁浅，影片未能拍成，“村庄”回归沉寂……

## 未拍成的喜剧电影

黄沂海

改造，应当说是相当严肃的。滑稽戏的作者塑造了一个脱离实际的空谈家形象，然后把他同一个耿直的老农民放在一起，共同从事农业劳动，闹出了不少笑话，使戏充满了笑料，然而这些笑料是

健康的，它使人们得到启发。”文章进而阐述，“滑稽戏演工农兵，有助于提高滑稽戏的气质，并影响到其他题材的处理。这样，就不至于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思想，反而展览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；不至于把某些应该讽刺的对象，变成了噱头的卖弄；也不至于对一些不宜取笑的事物（如生理缺陷），进行无聊的讥讽。”

角色纷呈，各有所貌，剧中朱翔飞扮演的张老福顶顶出彩。朱

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名叫淞沪铁路（它的前身叫吴淞铁路）。早年，我们江湾镇的原住民都把行驶在淞沪铁路上的客运火车称之为“小火车”，其相对于沪宁铁路与沪杭铁路线上客运火车是短途的，故叫“小火车”。凡七十岁以上的原住民，大多乘坐过“小火车”，这是因为我们年轻时交通不太发达，加上乘“小火车”价格便宜，又安全稳当，能南往市中心，北去吴淞（仅终止于北张华浜，蕰藻浜上的铁桥在淞沪抗战期间被日寇炸毁了）。

笔者年近九十。当年住在万安路东街，去江湾中学求学（原址于车站南路28号，即现今复兴高级中学处），每天往返必经车站西路123号处即江湾火车站。

然而不了解这段历史者，都认为今广纪路近汶水东路处是“江湾火车站”的旧址。这实际上是一个误会。此地充其量是纪念性的重建地，或索性称为“江湾火车站陈列馆”。2006年出版的《虹口区地图》中清晰地标明，淞沪铁路江湾站在纪念路北首。

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淞沪铁路的简史：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始建于1876年，由英商怡和洋行筹资的铁路公司，收买了上海租界以北，自天后宫桥北（今河南北路桥北）到吴淞一带的地修筑而成，所以初名为“吴淞铁路”。

再补叙两点：车站北路、车站南路、车站西路，顾名思义就是与江湾火车站有关的，它们就在江湾火车站的北、南与西处。广纪路是淞沪铁路停止行驶火车后修筑的，是从纪念路到广灵二路（原屈家桥）处，它是填平了铁路边的道沟与部分农田而修筑的。



陆金生

## 江湾火车站在哪里

## 我家小猫“看大戏”

魏益君

爱人想了想：“也许不是看，是听。猫的听觉比我们灵敏得多。那些唱腔里的颤音、拖腔，那些胡琴的滑音，在它听来，可能像鸟叫，像风声，像我们听不懂的另一种语言。”

我想起墨点刚来时的那种警惕和不安。它曾是一只被遗弃的小猫，对世界充满戒备。而现在，它会在爱人的戏声中打盹，会在唱到高音时竖起耳朵，会在换场时发出轻轻的“喵”声，像是在问：“怎么停了？”

墨点“看戏”成了我们家的小仪式。有时爱人加班晚归，我见墨点在门口转悠，便会说：“别急，等妈妈回来就开戏了。”果然，爱人一进门，放下包第一件事就是开戏。墨点听见熟悉的开场白，会发出满足的呼噜声。

最有趣的是，墨点似乎有了自己的品位。一次爱人放了一段现

时天它会走开，但二胡一拉，它便从不知哪个角落冒出来，跳到它专享的小蒲团上，正襟危坐。

一天晚上，放的是越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爱人轻声跟着哼，手里打着拍子。墨点趴在沙发上，头搁在前爪上，眼睛半睁半闭。月光从窗外洒进来，落在它毛茸茸的背上和爱人微微晃动的肩膀上。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，这个画面有种说不出的完整——人、猫、戏，都在各自的世界里，却又异地交融。

有一次我问爱人：“你说墨点到底在看什么？”

天时它会走开，但二胡一拉，它便从不知哪个角落冒出来，跳到它专享的小蒲团上，正襟危坐。

墨点满意地趴下，下巴搁在爪子上。当林黛玉唱到“葬花”时，窗外忽然传来远处火车的汽笛声。墨点的耳朵动了动，却没有起身。它只是更紧地蜷成一团，像听懂了一句古老的语言。

戏还在唱，猫还在听。而当我们安静下来，才能听见生活本身，正以最温柔的方式，唱着它的戏。在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夜晚，我忽然明白——所谓家，大概就是能找到一处角落，安心地听一段喜欢的曲子吧。人如此，猫亦然。

就像飞走了王二，迎来了王四一样，生命大概就是这样。

民文化宫的棋艺室玩，遇到了少年围棋班的辅导员张福田。“野路子”的聂家兄弟竟然战胜了训练班的小棋手们。当聂卫平得意之际，张福田就出手跟他下了第一盘指导棋，让十七子。这盘棋让小聂卫平知道了高手的厉害。由此，张福田成为聂卫平的启蒙老师。

另一件事情，就更重要了——十岁的聂卫平，见到了陈毅。这天，聂父领着兄弟俩来到北京体育馆东楼。陈老总跟两兄弟各下一盘，聂继波输，聂卫平赢，这可让哥哥高兴坏了。聂卫平得到了陈老总的喜欢，只要有时间，便把他接去杀几盘。“十岁聂卫平不让陈老总悔棋”的故事，也流传至今。最重要的是，“打败日本棋手”的目标，就是在那时，陈老总跟小聂卫平说的。陈老总的话，激励了聂卫平一辈子。

略略爬梳了十岁聂卫平的故事，更让我们感到，新民晚报1962年刊登的这张照片意义非凡。

所谓历史，其实就是过去人的故事。聂卫平与新民晚报的故事，刊在新民晚报上，已有长长的64年。占了聂卫平一生的86%，也占

了新民晚报97年报史的66%，而聂卫平与新民晚报的友谊，也绵延近半个世纪。谨在报史专栏以此小文，纪念一代棋圣。

来到绍兴，正午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感觉整个绍兴和心里都是明亮的。节气早过了大雪，可满眼都是秋色。

次日起了个早，因为要走一趟鉴湖和柯岩。据称，这一带便是古时极有名气的山阴道，王羲之有“山阴道上行，如在镜中游”之语。鉴湖已无当初的烟波浩渺之感，而是碎片化了。早在明代，以山水游记著名的袁宏道到此说过：“鉴湖，昔闻八百里，今无所谓湖者。古人云：旧时湖在田上，今作海闸，湖尽为田矣。”这种沧桑之变，令人感叹。袁宏道游绍兴，还写过《禹穴》《兰亭记》等，而这些有名的景点，在他笔下竟是一片萧索，莫非这位袁中郎那时正有许多的不如意。

在山水之间绕了一圈，便来到“鲁镇”。当地的年轻人称鲁迅为“迅哥”，墙上有一幅青年鲁迅的漫画，浓眉、短髭，

一手指着一行字：“欢迎来到我的鲁镇。”借鲁迅提振当地的经济，想来鲁迅是不反对的，他生前一直很重视经济。在“鲁镇”中餐，尝了地道的绍兴菜，第一感觉是咸，但意外地有回甘，因而我是喜欢的。

既来绍兴，去“咸亨”酒店喝酒，是不能免的。周家台门里的故事被不断挖掘和讲述着，而鲁迅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更是广为人知，要了解周樟寿如何成为了鲁迅，需要从这里开始。

入夜，我从高处俯瞰绍兴，一片的灯火人间，绍兴是明亮的。想起鲁迅当年“中夜鸡鸣风雨集，起然烟卷觉新凉”的况味来，鲁迅的神韵不正在此间吗？一个明亮的绍兴，也是鲁迅的所愿吧，当然，鲁迅的愿景是不仅如此的，他所愿的更是一个明亮的中国。